

恨不相逢未嫁時

莊烈

——長白山下多麗人之四

舌尖頂酸梨真迷人

姜母走後，我們三人邊吃邊談，賓主歡暢。

飯後，僕人送上熱面巾，撤去餐具，又換了新桌布，送上四大盤水果來。橘子、蘋果和梨子我都吃過，只有一盤黑色渾圓如同百香果的水菓，我沒有見過。姜小姐道：「橘子來自江南，聽說浙江黃岩蜜橘聞名全國，但不知好在那裏？」我指着一盤橘子道：「這些橘子都是大個，自然不是黃岩出產，黃岩有一種名叫『本地早』的橘子，小個、汁多、味甘，才是上品。而且能却火解酒，名貴得很。」呂敦池道：「我才不信呢，難道還能比得上我們東北的麵酸梨好吃？」姜小姐笑道：「大姐！小心莊參謀笑妳老王賣瓜。」呂敦池道：「我就是不服氣。」她指着那盤黑色的水果，向我道：「這就是麵酸梨，不信你吃吃看就知道了。」我正在猶豫，不知怎麼個吃法。

她道：「你不要動，我先吃給你看。」說着她由盤中拿出一個來，軟軟的，還在滴水，她甩甩水，放在嘴邊，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先把麵酸梨咬破了一個小口，然後用紅紅的舌尖，輕輕

的把皮頂在唇邊，「噢！」一聲，把皮吐在桌上。直看得我如醉如痴，我心裏想，漂亮女孩子的吃相，竟如此的迷人，正是「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之寫照。

呂敦池吐去皮，然後兩手捧着麵酸梨，向嘴裏吸吮，最後只剩下一層黑殼。她道：「就是這樣吃法，看清楚了沒有？」我如法炮製，果然鮮美。

呂敦池在旁看着歡喜道：「孺子可教也。」姜小姐笑斥道：「大姐！不得無禮。」呂敦池道：「小姐妳不知道，我今天去請他，他端得很呢，妳說氣不氣人？」女兒心似海深，忽冷忽熱，叫人摸不透，我才懶得理她呢。

吃過水果，已漏盡更殘，夜涼如水，姜小姐還要剪燭夜談，我因為要回去查當謝絕了。

爲了收編姜鳴九的事，我必須回錦州請示。一天，早上我由巴圖營子，率領衛隊數騎，馳赴能家火車站，越過了大凌河，車站就到了，我把馬匹交給衛隊牽回，只帶梁國恩一個人，登上開往錦州的火車。中午到了錦州，我先到長官部，向參謀長報准，委姜鳴九爲朝陽獨立保安大隊

長，負責能家火車站一帶治安。出了長官部，找一家餐館用過午餐，便返回閻家窩棚。

閻太太見到我後，問些營中情形，我便回到花園居處休息。少頃珮姐帶着女兒小敏也來了，我見伊人依舊，歡喜無限。珮姐道：「我有一個表姐，就在這個星期天結婚，日子去年就訂好了。男債相決定請你，女債相是我的表妹，今年十九歲，我原想把她介紹給你，誰想半路殺出個程咬金來，只怪我表妹沒有這個福份，錯失良緣。不過男債相還是請你，我表姐表妹都生得很漂亮，到時候你看見就知道了。」我道：「紅花還要綠葉襯托，你看我這身打扮，行嗎？」珮姐笑道：「這個你不用擔心，我早就準備好了。」她指着桌上的一個布包袱道：「你打開看，裏面是甚麼？」我打開包袱一看，是一套藏青條紋新西裝，連白襯衫、紅領帶都有了。我道：「這是那裏來的，合身嗎？」珮姐道：「我端詳過你的身材，和漢儀差不多，所以就吧漢儀的尺碼，交給裁縫師，照着尺碼作的。至於料子嘛，家裏有現成的，是我在衣櫃裏找出來的。」我笑道：「不瞞妳說，我是一個標準的土包子，未當兵前，在家

穿長袍大褂，當了兵後，一年到頭都穿『二尺半』，不怕妳見笑，長到二十五歲，連西裝的邊都未摸過，所以我看不要出醜了吧？！

珮姐道：「穿西裝並不麻煩，只有繫領帶比較攪手，領帶結要打成一個三角形才好看。不過可以學呀，一教就會。」我道：「跟誰學呀？沒的叫人見笑了。」珮姐躊躇了一會，羞紅了臉道：「我看只有我來教你了。」我道：「現在？」珮姐道：「現在。」於是她拿起那條紅領帶來，輕輕套在我的脖子上，用尖尖手指捏住領帶兩頭，左穿右穿，開始打起結來。兩人面對面貼近，立刻有一縷如蘭似麝的香氣，發自珮姐身上，綿綿不斷的襲向我。我只覺得心撲通撲通跳個不停，已不知身在何處矣。

珮姐抖擻着兩手，好容易把領帶結打好，向我脖子上一收，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好了！」已無力的跌落在沙發上。只見她面泛桃花，嬌慵無限的怔怔不語，好像飲醉了酒似的。此時天氣尚冷，客廳因為沒有人住，既未生暖爐，亦未燒火牆。我到臥室取了一條被子，輕輕的覆在珮姐身上。珮姐立刻警覺，忽的站起身來，帶著小敏匆匆離去。

星期天到了，珮姐身穿白西裝上衣，白裙子，銀色高跟皮鞋，領上別一朵紫色芙蓉綵帶花，盛裝打扮來花園約我。我早已穿好新西裝，坐在客廳等着。珮姐見我已脫胎換骨，煥然一新，滿心喜悅道：「你穿起西裝來更瀟灑。」我也笑道：「若把西子比西湖，濃粧淡抹總相宜，妳怎麼打扮都美。」珮姐悲觀的道：「人生好苦，我已把

紅塵看破了。」我一個寒顫冷上心頭，似她貌美如花，錦繡年華，竟說出這種話來，多麼可怕！

鍾靈毓秀集於一家

我與珮姐坐了一輛馬車，蹄聲得得的來到錦州市上。錦州古稱松山，就是明末洪承疇敗被俘的地方，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明之亡，松山兵敗是一大關鍵。日本佔領東北後，曾傾力建設錦州，馬路兩旁都種植了櫻花，此時已春暖雪霽，櫻花也次第綻放，十分嬌豔。如非內戰如火如荼的在廝殺，大好錦繡河山，多麼令人依戀！

我們來到一條街上，在一家門口停下，蹄聲早驚動了裏面的人，有一個頭上繫了兩條小辮，身穿白色洋裝的姑娘，年約十五六歲，一臉嬌憨的跑出門口，見到珮姐歡呼道：「表姐！妳怎麼這時候才來？大家都在等妳呢。」及至發現了我，又立刻嚷道：「這是表姐夫？真帥！郎才女貌，誰說上帝不公平？」珮姐羞紅了臉道：「表妹！不可胡說，這是我請來的男債相。」她聽了，連忙用手掩住嘴，作了一個鬼臉。原來珮姐的舅舅，抗戰期間在蘭州做事，這個小表妹是在西北出生的。勝利以後才回到東北，所以不認識我。婚禮進行時，我發現新娘和女債相果然很美麗。鍾靈毓秀，集於一家，難怪珮姐那樣美了。

新郎官是南方來的接收人員，在東北行贖任職。此時接收新貴，多忙着尋歡取樂，成家立業，共產黨得有隙可乘，更加速東北敗亡了。

婚禮完畢，回程時，珮姐在車上問我道：「女債相漂亮嗎？」我道：「美則美矣，尚略遜妳

一籌。」珮姐嘆道：「可惜我遲了一步，錯失一樁良緣，真是一大憾事。」我道：「看這大地春回，美景無限，我真不想回營了，願與妳長相廝守。」珮姐嘆道：「何太痴情，自古道：『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何況你已使君有婦，我亦恨不相逢未嫁時。」我聽了默然。

無聲勝有聲情益深

我在閨家窩棚，與珮姐雖不能朝夕相見，但也時常碰面，惟格於身份禮教，自不能踰越，難免有劉郎蓬山之恨。眼看着又要傷別，更希望與珮姐單獨見一面，稍吐離情。正愁苦間，一天，珮姐翩然來到花園，我欣喜無限，連忙讓至小客廳，親自拂拭沙發，請她坐着說話。珮姐道：「聽說你要回巴圖營子？」我道：「正是。」珮姐道：「甚麼時候起程？」我道：「決定後天動身。」珮姐道：「但不知甚麼時候還會再來？」我道：「尚難預卜，要看前方戰況而定。」珮姐道：「春天到了，如果你方便，把我公公春天穿的衣服帶去。」我道：「這是應該的，還有甚麼要帶的，一齊拿來。」說到這裏，我忽然想起了作債相穿的西裝。便道：「債相已經當過了，那套西裝請妳收回去，將來漢儀回來可以穿。」珮姐道：「西裝已經繡上你的名字了，你沒有看見？」我聽了茫然不知如何回答。珮姐見狀，便道：「你把西裝拿來。」我到臥室從衣櫥取出西裝，交到珮姐手上。珮姐接過去翻轉裏子，揭開口袋蓋子，赫然發現用紅絲線繡的莊健倫三個字。我們兩人默默的對望了一會，悄然無語，從此我

與珮姐感情更深了。「琵琶行」有「無聲勝有聲」之句，此時我已深深體會出來。

郎才女「帽」再世紅娘

我在錦州買了四色禮物，準備帶到巴圖營子，送給姜小姐的母親。因為吸鴉片煙的人，多喜歡喝臘茶和吸香煙。所以我買了一條英國海盜牌香煙，一斤西湖龍井，一斤黃山碧羅春，又買了一蒲包「紅玉」蘋果和一盒蜜餞。

回到巴圖營子，且喜營中無事，當天晚上，我與梁國恩帶着禮物，送到王府。姜小姐迎着，十分歡喜。呂敬池瞅着我道：「你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倏而來，倏而去，在錦州玩得『樂不思蜀』，我們小姐可天天念着你呢。」姜小姐聽了，微笑不語。我笑道：「我说不贏妳，爲了封住妳的嘴，妳看！我給妳帶糖來了。」我指着蜜餞盒叫她看。我又向姜小姐道：「我也給伯伯帶了香煙、茶葉，和一蒲包『紅玉』蘋果。」姜小姐道：「這些都是我母親喜歡吃的，虧你費心，我先謝謝你了。」說着她吩咐僕人倒茶，好好伺候，自己一個人回到房裏去了。一會兒她出來，手上拿了一頂三塊瓦式的水獺帽子。向我說道：「我母親把禮物全收了，她說謝謝你，叫我把這頂帽子送給你戴。」呂敬池道：「我們小姐對穿着可講究了，她最欣賞俄國人的衣架子比那國人都好，尤其冬天戴上這種水獺帽子很瀟灑，她說如果你戴了，一定更好看，所以特別訂做了一頂送給你。」說着她從姜小姐手中取過帽子，向我頭上試着戴上去，我也笑着任她擺佈。她給我戴

了帽子，向後倒退了兩步，偏着頭向我端詳了一會，讚道：「果然又添了三分人才，不過我好有一比。」我道：「比作何來？」她道：「郎才女『帽』。」她指着我頭上的帽子解釋道：「是此『帽』非彼『貌』也。」我笑道：「姑娘口齒果然伶俐，堪稱紅娘再世，不過那天妳奉老夫人之命，請我吃飯，在路上妳和我演的那一幕，不知還記得否？」呂敬池道：「記得甚麼？」

我道：「妳哼的平劇『紅娘』那一齣呀。」

呂敬池道：「我記起來了，那是鬧着玩的嘛。」我道：「妳知道當時我嘴裏哼的又是甚麼？」呂敬池道：「當時我見你咕嚕了半天，我怎麼知道妳哼的是甚麼？」我道：「妳取紅娘，我取張生，下文不說也罷。」黠慧的她，登時明白過來，不禁羞紅了臉。這是我第一次給她教訓，叫她也知道我的厲害。

隔著手套有股暖流

第二天，我將長官部派令，親自送到姜鳴九家裏，姜鳴九大喜過望，稱謝道：「參謀處事果斷，好生令人佩服，以後如有任何差遣，雖肝腦塗地，在所不辭。」接着他召集所有幹部，並邀請鎮上仕紳數十人到他家裏歡宴，藉示慶祝，座間均是關東大漢，一個個氣昂昂雄赳赳，頭上戴着皮帽子，脖子上圍着狐狸皮，腳上穿着靴子（長統靴），每人腰裏別着一枝雀腦袋（扳機）、大鏡面（膠頭）、長苗（槍管）、盒子炮，粗獷豪爽，聲震屋瓦。只有獨踞首座的我，一襲藍緞狐狸皮袍，年少文弱，語不驚人，貌不懾

衆，顯得非常突出。

二月，是春天，江南正是鶯飛草長，春江水暖的季節。但在東北節令較遲，故有「青草沒驢蹄，拜年不爲遲」之諺語。但天氣已不復冬天的酷寒，天上降雪開始少了，風勢亦趨緩和；人們的衣着，也沒有冬天穿的那樣臃腫笨拙，正是年輕人戶外活動的好時光。

這天，我帶了冰刀，到了王府，約姜小姐、呂敬池一齊到花園荷花池溜冰。我穿上冰刀，首先下池，因為我有過前次摔跤的教訓，所以溜得很小心。也許我的動作太笨拙了，她們在旁看了直搖頭。姜小姐終於忍不住，便吩咐呂敬池道：「大姐！妳下去教他！」呂敬池脫掉大衣和鞋子，穿上冰刀，走下池中，只見她一身輕裝打扮，套頭白毛衣，白底花格短裙，長統白色毛襪，頸上也繫了一條白色絲巾，宛如跳「天鵝湖」的仙女，我先暗暗喝聲采。她溜了過來，伸出兩手叫我牽着，雖然隔着一層手套，我感覺到有一股暖流似的，湧上我的心頭。她教我如何用力、轉彎、扭腰、舒腿。我總是四肢不聽指揮，窘態百出。只累得她嬌喘吁吁，混身熱氣蒸騰。但她並不厭煩，反而更加賣力的教，口裏不斷叫着：「向前滑！不要看着我！好！就是這樣。不要把我的手拉得太緊，可以了，我要放手了，小心！」我一慌張，忽聽「咚！」的一聲，兩個人一齊摔在冰上。我自知闖禍非小，顧不得自身疼痛，連忙掙扎着爬起來，過去察看呂敬池是否摔傷了。見呂敬池已然坐了起來，胳膊肘撐在膝蓋上，兩手托着下顎，眼睛呆呆的望着前面，一瞬也不瞬。我

趨前蹲下身來，陪小心道：「對不起，摔傷了沒有？」我伸出手來想拉她，她不理，反氣鼓鼓的道：「你把我摔痛了。」姜小姐聽了，急道：「大姐！真的摔痛了？嚴重不嚴重？快起來活動一下看看。」這時我又伸出兩手去攙她，她睬也不睬，一骨碌爬起來，拍拍褲子上的冰屑，嗔道：「你看！裙子都弄髒了，要你賠。你呀！真是一個笨學生，如果我是老師，一定打你手心。」說着抬起腳來，作勢欲踢。姜小姐連忙解圍道：「他是南方來的，那裏不下雪不結冰，環境使然，當然不會溜冰了。」我道：「正是如此，現在我有兩個現成的老師，要好好的學習了。」呂敬池道：「小姐！我們來一次花式對溜，叫他見識一下。」

於是姜小姐也脫去大衣，露出一身和呂敬池同樣的衣裙，不過兩人的身材，却截然不同，一個是豐滿成熟，一個是嬌小玲瓏，倒也相映成趣。她們二人下池對溜了一會，便各自分開單溜。當呂敬池溜得興起，快如飛鳥，頸上的絲巾，隨着人兒飄飄飛揚，翩如冰雪驚鴻。我記得美國有一部影片，片名就是「冰雪驚鴻」，是溜冰皇后宋雅海妮主演，曾風靡一時。

喜鵲依人不可亂射

她們二人溜完了，來到池邊，我讚道：「呂小姐溜冰的技術，堪稱一流，當得上溜冰皇后宋雅海妮第二。」呂敬池道：「只差少了碧眼金髮，是不是？」我笑了。

她們二人穿好了大衣，正準備離去，忽然有

一隻喜鵲，飛到荷花池邊大樹上，衝着我們呱呱大叫。我靈機一動，從口袋裏掏出「掌心雷」來，瞄準喜鵲要射，口裏說道：「姜小姐！你送我的『掌心雷』我尚未試過，不知威力如何？現在機會來了，看我打下這隻喜鵲來。」呂敬池漲紅了臉，搖手止道：「不可魯莽！那是我們小姐養的心愛的鳥兒。」我道：「妳又在說笑了，只聞有人養畫眉鸚鵡的，那有人養喜鵲的。」

呂敬池道：「你把槍收起來，我證明給你，就知道了。」說着她從姜小姐的大衣口袋裏，掏出一條花手帕來，抖了抖，把手帕放在我的帽子上，叫我站在原地不要動。手帕立刻散發出一股濃郁的香水味，鑽進我的鼻子，引起我一陣遐思。呂敬池仰起頭來，對着大樹上的喜鵲吹了一聲口哨，指指我頭上的花手帕。那隻喜鵲便展開雙翅，飛到我的頭上，用嘴把手帕銜着，又飛到呂敬池手上，然後呱呱大叫，像是在討好的樣子。呂敬池用手輕輕撫摸着喜鵲的羽毛道：「乖！真乖！」直看得我目瞪口呆。呂敬池把手一揚，喜鵲立刻振翅飛去。她轉過臉來問我道：「你怎麼說？」我滿面羞愧道：「我又開了眼界了，王府妙事真多。」

第三宣撫組雖奉命在國軍側翼掩護，但因通訊器材缺乏，非但不能發揮作用，反勞友軍不斷派出聯絡人員追跡尋我。有一次長官部第三處中校參謀宋牧仲，爲了送作戰命令，開了吉甫車，由早到晚，跑了一天，才找到第三宣撫組的位置。因爲各方反應不佳，上級對這些雜牌部隊，也失去了信心。宋參謀職司作戰業務，首先得到

消息，第三宣撫的人事防區，即將有所調動。於是他便派人送了一封信給我，暗示我預作準備。宋牧仲，湖南人，中央軍官學校武崗分校第十四期畢業。他太太湖南大學畢業，民國三十五年他們在東北結婚，因爲經濟情況不佳，我幫了他一個大忙。宋有一枝老牌駁壳槍，即東北人所說的盒子炮，和一枚馬牌手槍，找我賣了一筆錢，作爲結婚費用，因此很感激我。因爲宋牧仲和英國女王伊麗莎白是同一天結婚，宋太太個子高高的，面孔也有些像伊麗莎白，所以我們都叫她英國女王。後來宋牧仲返回原籍，民國三十七年程潛變節，宋牧仲陷在長沙，欲通過共軍防線，不幸被哨兵射殺。

東北人玩鎗很邪門

東北人玩鎗很邪門，對老牌駁壳槍所謂「雀腦袋」、「大鏡面」、「長苗」有偏愛，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製造的新式二十響連發駁壳槍，却不屑一顧。據他們說「苗」短，還拖拉着一個大臊子（二十發長彈夾）不管用。

我獲悉第三宣撫組即將調動後，便到王府去找姜小姐話別。在階前我遇見了呂敬池，她笑道：「甚麼風把你吹來的？」我因爲心事重重，沒有心情和她多說，便問：「小姐呢？」她見我愁眉深鎖，知道必有緣故，關心的問：「有事嗎？」

我道：「正是。」她道：「小姐在樓上書房繪畫，你自己上去吧。」我登上二樓，見一僕婦正在廊上餵鳥，便問：「小姐在那間房子？」她看

到我，立刻停止工作，在一處門上扣了兩下，說道：「參謀來了，可以讓他進去嗎？」忽聽門「呀！」的一聲開了，姜小姐穿了一身白羊毛衣褲，探出頭來道：「你怎麼來了？快請進來。」

我進到屋裏，姜小姐羞怯怯的道：「你來爲甚麼不先說一聲，看我這身打扮，多不好意思。」

「她拉了一張椅子，叫我靠近火盆向火。我道：『怎麼燒起木炭火盆來了？』」姜小姐道：「這間書房沒有火牆，今天是我興越來了，到這裏隨便畫幾筆，因爲天氣冷，就叫他們燒一個火盆來。這原是我哥哥的天地，現在已經很久沒有人到這裏來了。」我向書桌上一看，是一張油畫，畫的是一幅雪景，大山下有一座廟宇，樹上都覆着厚厚的積雪，間有一二行人，在深山雪徑中蹣跚而行。便道：「這畫面取材意境高雅，但不知這畫的是那裏？」姜小姐推開窗子，向南一指道：「你看！就是那裏，南山。」我順着她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見了大山和廟宇。姜小姐笑道：「信手塗鴉，不登大雅之堂，請不要見笑。」

接着她向窗外喊道：「魏嫂！去拿茶和點心來。」一會兒，在廊上僂鳥的那個僕婦，將茶壺茶杯和點心送來了，放在桌上。姜小姐道：「這裏沒你的事了，僂完鳥，下樓去吧。」

天涯何處再覓知己

魏嫂走後，姜小姐道：「你今天來一定有事，從你的臉上就看出來了。」我道：「正是，我們的部隊，這幾天就要開拔了，因此來告訴妳。」姜小姐聽了，臉上立刻變了顏色，驚道：「真

的嗎？甚麼時候？要開到那裏去？」我道：「這只是一個消息，甚麼時候開拔，到甚麼地方，還不知道。」姜小姐忽然問道：「你在軍中覺得苦嗎？」我道：「我是在軍事學校受的大學教育，又在軍中成長，是一個職業軍人，軍中生活早已習慣了，無所謂苦不苦。」姜小姐道：「你最後的願望是甚麼？人總有一個目標，你追求的又是甚麼？」我道：「妳叫我怎麼說呢，軍人就是服從命令，打仗就是天職，沒有個人的選擇，妳沒聽說過：『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我又何能例外，最後還不是戰死沙場，埋骨荒郊。」姜小姐見我說得認真，不禁垂淚道：「你不要再說了，多可怕。」我順手在桌上盤中拿起一塊點心來，放在嘴中嚼着笑道：「妳擔心甚麼？妳看我這不是好好的坐在王府千金小姐的香閨中，享受美食嗎？」姜小姐聽了破涕爲笑道：「你把你人都嚇哭了，還開玩笑。」我道：「人生如『白駒過隙』，有妳這樣紅粉知己，於願足矣，夫復何求？」姜小姐忽然面色凝重的問道：「你不想建軍？」我道：「何出此言？」姜小姐道：「如果你想建軍，府中原有二、三百枝槍，再加上我堂哥二百多枝，合起來不下五百餘枝。至於軍費，我母親曾在花園裏埋了四十萬銀元，加上我母親的首飾，也值數十萬銀元。如果還不够，田地和燒鍋賣了，百萬之數不成問題。」我道：「妳也迷信建軍？妳的好意太使我感動了。不過現在國家已上軌道，已非張作霖的草莽時代。而且國際情勢，時代潮流，和國人的思想，均不允許有這種荒謬的想法。老實告訴妳吧，譬如閻充

和苑九和之流，尚活在夢裏，執迷不悟，一心想巴結作官。將來有一天下場堪悲，尚不自知，既可憐，又復可恨。」姜小姐道：「我不懂這些大道理，我關心的只是你，如果你不想建軍，也許你的想法是對的，不過你能不能不走？因爲我哥哥已失蹤兩年，弟弟年紀太小，身體又不好，我們都需要你，你可不可以答應我留下來？」我道：「妳的心事我完全了解，只是塞外風光雖好，怎抵故鄉情濃？美眷如花，倚閭爹娘何堪？」姜小姐道：「如果你捨不得父母，可以派人去山東接來同住。」我道：「小姐何痴情乃爾？我尚有難言之隱。」姜小姐道：「這麼說，你是決意不肯留下了？」我搖頭嘆道：「此生已矣，只待來生了。小姐請恕我辜負妳的美意了。」姜小姐道：「你若走了，何日能再相見？如果你一去不返，叫我天涯何處再覓知己？」說着她伏在桌上傷心的哭了。

獵情艱苦南山獵狐

我安慰她道：「相見不難，妳在錦州讀高三，將來我會回錦州，不是又可以見面了嗎？」這時呂駁池也進來了，驚道：「好好的，爲甚麼哭？」接着回頭盯着我道：「是你？」我尷尬的搓搓手，不知如何回答。呂駁池便到樓梯口，喊人取化粧品、面巾、熱水和臉盆，少時送來了，呂駁池憐惜的道：「我從來沒有看見妳哭過。」接着擰了熱毛巾遞過去，姜小姐接過來擦了臉，又打開粉盒，撲了粉，一場風波過去，又恢復了談話。

姜小姐道：「你回錦州，還住在閻司令家？」
「我道：『可能選住一個時期，以後國軍北上接收，就要跟着移動了。』」姜小姐道：「你住在閻家，我怎樣和你聯絡？而且閻家對我懷有敵意，我知道閻太太給你介紹了一位留日的張二小姐。」
「我道：『這些事情，你如何知道的？』」姜小姐道：「我有一個忠心的女福爾摩斯。」她指指呂敷池。

我道：「如果你找我，打電話就可以了。」
於是我把電話號碼抄給她。這時我看見牆壁上，

掛了一幅郎世寧畫的「狩獵圖」，姜小姐見我看
得入神，便道：「你喜歡打獵嗎？」我道：「當然
喜歡，打獵一定很好玩。」

呂敷池道：「豈止好玩而已，緊張刺激兼而
有之，古時漁獵並重，不過釣魚是斯文的，講情
調的，所謂：『斜風細雨不須歸。』只有張志和
那種酸儒，才有耐性守在冷風苦雨中，等待魚兒
上鉤。打獵就不同了，尤其騎在馬上打獵，奔騰
呼嘯，驟如風雨，一聲槍響，獵物落地，那種快
感甬提了。告訴你吧，我們小姐乃是狩獵高手，

可憐『獵情』却嗜盡苦頭。」姜小姐笑道：「大
姐！休要胡扯了，看妳怎樣吩咐下去，準備打獵
的槍枝馬匹。特別在馬廐挑一匹馴馬給他騎。」

呂敷池道：「日子呢？」姜小姐道：「如果明天
天氣好，就選在明天如何？」她在徵求我的同意
。我道：「可以，悉聽安排。」

姜小姐道：「南山多狐，現在正是獵狐的季
節，因為冬天生物稀少，覓食困難，狐一旦離開
洞穴，在雪地就無所遁形了，極易捕獲。」

（未完待續）

最值得您永久保存珍藏的好雜誌「時代文摘」



第一至六十期
廉價優待中外讀者

時代文摘每期均刊有名家從未發表之創作文稿，一頁頁、一本本都是名作家傑作，內容精彩，百
讀不厭，自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創刊迄今已暢銷海內外最受讀者歡迎。第一至六十期尚有少數存書
合售新臺幣肆仟元優待中外雜誌讀者祇收貳仟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
寄書（國外另加郵費新臺幣壹千元）